



“绿源二号”船长黄万里： “航海四代”的万里海路

今年春运，黄万里与同事们一起，驾驶“绿源二号”新能源车专用运输船来往琼州海峡南北岸，运送数以万计的新能源汽车，保障车辆平稳有序进出岛。

整个春节假期，黄万里只在家里待了3个小时。每天和爱人视频通话，5岁的儿子总吵着要爸爸。

30年前，黄万里也是这样盼着父亲黄寿回家；50年前，黄寿同样盼着父亲黄妃珠回家。而黄妃珠，也曾期待父亲黄立安走下木帆船，回到家中。

这是父与子的故事，也是跨越四代的航海人，在琼州海峡走过的万里海路。当木帆船换成“绿源二号”，当过海不再是颠簸的经历，一代代航海人走过的路，终究连成旅人的桥。

南国都市报记者 贺立樊



黄万里。(记者 贺立樊 摄)



黄万里(左)和父亲。(受访者供图)

四代航海

一家四代人都跑船，“注定吃这碗饭”

与传统的客滚船相比，“绿源二号”轮采用人车分运，专门运送新能源车，最多可以装载190辆新能源汽车。

“船上配备很高级的消防设施，还有专人泊车！”黄万里兴致勃勃地向父亲黄寿介绍“绿源二号”轮的特点，黄寿哑了哑嘴：“越来越先进了。”

从曾祖父黄立安开始，黄万里的祖辈们就在琼州海峡南北岸之间穿梭。

生在航海世家，长在湛江海边，黄万里的人生似乎早就注定。然而，黄寿不愿意儿子航海，“做工有三苦，撑船打铁磨豆腐。”

常年跑船，与家人聚少离多，每一次遭遇风浪，黄寿在船上颠簸，实在不希望儿子“重蹈覆辙”。

让黄寿无可奈何的是，从小不爱吃饭的黄万里，每次跟着跑船，在船上吃饭时，总比在家里吃得多。“没办法，注定吃这碗饭。”

2013年6月，黄万里从武汉海事职业学校毕业，5个月，登上“双泰18”轮，担任实习三副。

在海峡之间穿梭，看着大海的风景，感受乘风破浪的畅快。让黄万里感觉新鲜的每一天，背后却是日复一日在海上的辛苦。

最初时，两天3个班次，船不多，黄万里经常能够回家，有时甚至可以在家里待一整个晚上。

渐渐地，班次越来越多，从一天6个班次，到高峰期达到8个班次。风景看腻了，新鲜感消磨了，曾经的乐趣变成煎熬，那时的黄万里常常问自己：一趟又一趟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

2018年2月18日，琼州海峡出现十年未遇的罕见连续大雾天气，海事部门连续发布停航指令，海口多个港口数千辆过海车辆发生滞留。

当时的黄万里已经成为“双泰16”轮的大副，从驾驶室向码头望去，数不清的车辆聚在那里，好似一个巨大的停车场。

看着码头上熙熙攘攘的旅客，等待的焦虑在彼此的眼底。当通航广播响起，就像一个闹钟，黄万里突然清醒过来。

那里有等待归家的亲人，有外出打拼的游子，无数人的旅途在这一刻同船。而船的方向，也是黄万里的方向，此刻的责任，胜过一切的风暴。

“我注定吃这碗饭。”汽笛声响，渡轮离港，带着无数人的向往，也带着黄万里的海上人生。

海上危机

驾船途中发现异常，掉头返回救起落水者

人行12年，黄万里待过将近20艘船，他在“双泰18”轮起步，在“双泰29”轮成为船长，在“双泰26”轮与父亲黄寿共事。34岁的年纪，早已是琼州海峡的“老水手”。

夜深人静时，黄万里偶尔会想起父亲黄寿曾经的故事。

20多年前的一个傍晚，黄寿和同事们驾船途经海安湾，光线昏暗，海况复杂，船不慎搁浅，怎么也弄不出来。眼看天色渐晚，更大的危机就要来了。

“台风快到了！”任凭发动机轰天作响，大船还是一动不动，一船的人和货物，即将被风浪吞没。

绝望之际，远处飘来一盏渔火，一艘渔船准备回港避风。渔民们让黄寿把船锚放在渔船上，运到外围海域抛锚，通过船上的绞盘拖动，大船最终脱险。

而渔民们一分钱也没要，就这么离开了。

一只船锚至少数百甚至上千斤重，黄万里始终想不明白，一艘小渔船，是凭着怎样的力量，“去拉动这么重的船锚？”

黄万里问过许多老航海人，大家总是笑着摇摇头。有人说，到“那时”自然就知道了。

2021年9月21日上午，“双泰26”轮从徐闻港驶向新海港，黄万里听见广播里传来船长包锦锦的呼喊声。“请船员们穿上救生衣，到跳板集合，做救援准备。”此时的船舶行至海峡中段，水深超过50米，突然出现一位落水者。包锦锦迅速放下船舶的前甲板。黄万里与同事们跃入水中，奋力游去，触及落水者的那一刻，仿佛看见了那艘拉动船锚的小渔船。

黄万里很喜欢观察海面的变化，有时风平浪静，下一秒却是惊涛骇浪。“大海变幻莫测，人在海上，要靠彼此的力量。”

2024年8月15日中午，已经成为船长的黄万里，驾驶“银紫荆”轮前往徐闻港。海面风平浪静，一块巨大的自制舢板进入视线。

黄万里似乎发现了什么，“舢板没有人，水面很平静，但是旁边有些波纹。”“银紫荆”轮很快从自制舢板侧面驶过，可是不寻常的波纹，还是让黄万里放不下心。

“我似乎看到有人漂在海上，想掉头返回确认。”黄万里的声音有些颤抖，得到交管中心的同意，马上指挥船只掉头。

这是违背预定航线的驾驶，一旦判断有误，不仅要为旅客的延误负责，黄万里的职业生涯也会受到影响。可是不知为什么，那艘拉动船锚的小渔船，总在他的脑海浮现。

当“银紫荆”轮绕到自制舢板的另一侧，一位落水者赫然出现在眼前。

学着包锦锦放下前甲板，黄万里和同事们很快将落水者救上船。整个救援过程只花了11分钟，由于自制舢板的遮挡，这时落水者已经在海上漂了10个小时。

登船12年

18海里旅途有风景更有职责

除夕夜，和家人短暂吃过团圆饭，黄万里准备出门了。“绿源二号”轮在码头蓄势待发，儿子却突然抱住他，不让他出门。

“不要爸爸去上班。”黄万里有些哭笑不得：“不上班怎么挣钱给你买玩具？”儿子抬起头，几乎快哭了：“我不要玩具了！”

自从2021年成为实习船长，黄万里几乎住在船上，每次出门，儿子总是舍不得“放人”，就像黄万里小时候那样。

如今的黄万里已经把家安在海口，隔着琼州海峡，那头还有一个儿时的家。每天在海峡南北周而复始，无论哪个家，他都没办法常回去看看。

“这就是海员的使命。”18海里的旅途，一艘又一艘渡轮，每当深夜，它们点亮船灯，在海面上连成一座旅人的“桥”。

为了这座桥，船上的海员们愿意付出一切。

2014年7月，超强台风“威马逊”登陆海南岛。黄万里和同事们驾驶“双泰18”轮来到洋浦锚地避风。

说是避风，其实更是抗风，连锚地都掀起惊涛骇浪，“双泰18”轮摇晃得厉害，黄万里胆战心惊地盯着水平仪，船身左右倾斜已经达到33度，几乎超过稳性力臂。

有那么一瞬间，船身晃动了极限，斜斜停住了。黄万里清楚，此时船只已经达到倾斜的极限角度，一旦超过这个角度，船会倾覆，整个倒扣在海上，“人就没了。”

巨浪之中，“双泰18”轮的全体成员没有一个人撤离，大家各司其职，驾船迎风抗衡。一天一夜的僵持，风停了，海员们没时间休息，朝着港口驶去。

海上的风景还是那么好看，登船12年，不知不觉间，黄万里和他的船也成了风景的一部分。有时，5岁的儿子也会跟着一块跑船，像他儿时那样，出神地看着大海。

黄万里觉得，儿子长大以后，“当个航海五代也不错。”来来往往的琼州海峡，渡轮连成桥，一代代航海人走过的万里海路，让这座桥成为通途。